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二百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爲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痹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

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舍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縣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
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挫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
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
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納柳識崔祐甫皇
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
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
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
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

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黨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紓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

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

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閩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紓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襄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卽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褫衰絰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仲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仲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

天斷尙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
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徽謂柳載
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
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
泚訟其冤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
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
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卽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
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
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贊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
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

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譏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舉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贊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贊故有隙時贊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

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贊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
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
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
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忘
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
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
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
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
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
文以進補閩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
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

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車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湧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曇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曇游曇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
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
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
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
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
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
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
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
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秬
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
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辨質本之
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流崖
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日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佗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譏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

若檻笄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
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
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鏘盧從史等又亂
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勤謝
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
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脰滑鍼其腹淮
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
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
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
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離腐
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
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
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秦

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
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
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
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十馬
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
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
敗而行陣未嘗不足以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
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
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
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慢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
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
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

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